

秋瑾集

何东游書



秋

瑾

紫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重印說明

本書根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七月第一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四次版本重印。

## 秋瑾集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75 插頁 4 字數 108,000

1960年7月第1版 1979年9月新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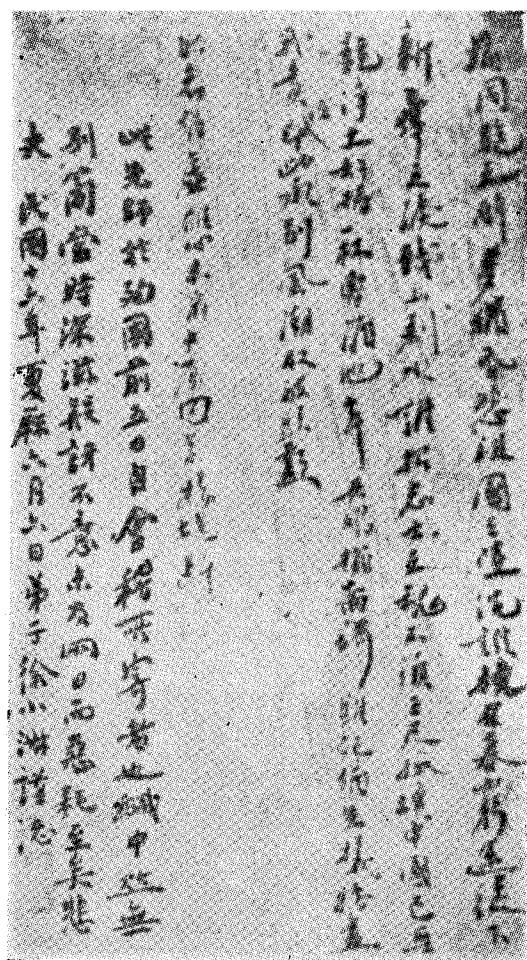
印數：1—20,000

統一書號：11186·16 定價：0.80元

忠厚先生之音容及前上一生祀文儀  
此和諧還行信中為葬儀是前此  
至淮陰為相理喪事屬其居所  
代某理故在淮且多其理月北報  
中文字淮陰不能不能代理而北報  
故不能而南歸人謂其  
是形恆久不復於  
先年半時局既危人日不  
以中國前後能成既  
先君莫何以教之節脚錄  
先君莫何以教之節脚錄  
作一章三政集雜短句已解  
書何是當大奇詎一物亦聊以  
知其耳物之狀病于上印清  
操之手確信之

此山游過不勝懷念  
下人體虛作此說利害  
呼同心鼓一聲此無人聽同音  
獨痛極國之無人小國  
刻下然心者既易矣言  
歲何勝此日因從食甚者取飯  
止惟三則之教仍以後上山有  
猶即請賜予紙與南門酒  
某收存行期年之故請  
秋達徐小淑書

風潤人以厚成有生以是而終  
傳之以使諸侯皆知其事也  
大以江水供諸孝子清人成以是事  
酒流乞酒通於此莫得其源  
危局士斯為底主論文北士深然  
食不苟取學無苟收何以成使君  
著述未竟之行而云吾學問已盡  
若以身世已報寒微則依舊成人之  
河上船書畫生於太白山中作此詩  
故馬首歸高歌其聲在深山中可恨天  
猶多事古使問中老祖國不可恨天  
個酒後心欲同人長醉莫不如此  
也者神乎一幼生其後更有人



秋瑾致徐小淑绝命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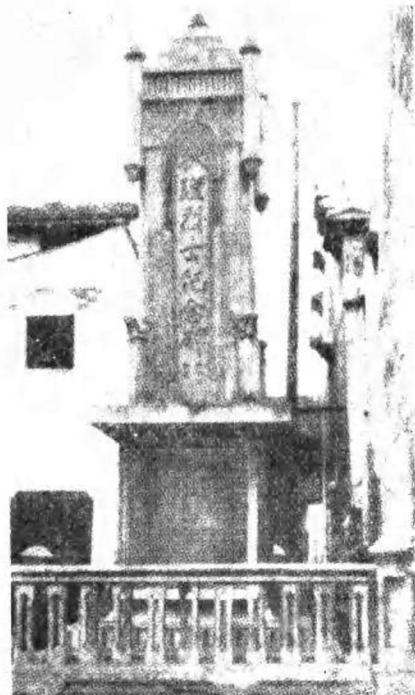


秋 瑾 墓  
(杭州西湖)



風雨亭

(紹興)



秋瑾烈士紀念碑  
(在紹興軒亭口，為烈士就義處。)



秋瑾遺像之二



秋瑾遺像之一

## 出版說明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完全暴露了它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充當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幫兇的猙獰面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運動，已經宣告破產，主要領導人也已墮落到反動的道路；同時，廣大農民羣衆自覺地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捐抗稅鬥爭和風起雲湧的反帝愛國運動；民族資本在國內有了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這些情況的出現，大大推動了廣大羣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地主家庭的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這種形勢下，迫切地尋求着整個國家與個人的出路，迅速地投身於反封建主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之中。秋瑾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秋瑾出身於小官僚地主家庭，是一個所謂『名門閨秀』。雖然她似乎從小就具有一種熱情而倔強的性格，但她真正感受到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民族危機的嚴重，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則是在庚子事變以後寓居北京期間，而她正式參加光復會走上革命的道路，更遲至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初次返國的時候；這距離一九〇七年她的就義，前後總共不過六七年的光陰。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裏，她從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婦女，發展成為一個堅強的民主革命戰士、時代覺醒的前驅者，這從反映當時社會變化急劇深刻和革命形勢的成熟來說，應該是有典型意義的。

秋瑾首先是一個革命活動家，她有着很好的宣傳鼓動的才能。『每大集會……必摶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魄，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從她所遺留的著作看來，大部分也都是爲了宣傳革命，打擊敵人，鼓舞鬥志而寫作的。她雖然並不以一個作家自居，可是由於她的旺盛的革命鬥志，豪邁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熾烈感情，以及爲政治鬥爭服務的寫作目的，使得她的詩文具有朴質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感染力量。因此，她又是一個重要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詩人和作家。

在她的著作中，使我們最突出地感受到的，是她那種對國家民族的深情熱愛，對清朝統治者媚外辱國的刻骨仇恨，對獻身革命的踔厲無前的堅強意志。

應該說，秋瑾的愛國思想，在一首可能是作於甲午中日戰爭時的《杞人憂》的詩裏就有所表現。隨着革命思想的逐漸成長，她對祖國的愛就愈益執着和強烈，對敵人的恨也更鮮明而深切，她的愛國主義思想已經不是一般的傷時憂國的嘆息，而成爲當時反對清朝封建統治，進行民主革命的戰鬥號角了：

萬里還甘赴，才身更莫論。  
頭顱原大好，志願貴縱橫。  
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顧身？……

畫工須畫雲中龍，爲人須爲人中雄。  
豪傑羞伍草木腐，懷抱豈與常人同？……  
不懼仇人氣焰高，頻傾赤血救

同胞。誨人思湧燐花舌，化作錢塘十丈濤。……危局如斯敢惜身！願將生命作犧牲。可憐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別人！……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不惜千金買寶刀，紹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對酒》

這些詩歌，都是富有革命氣息的佳作，它起着激蕩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在秋瑾的詩文中，爲了揭露清朝黑暗統治，喚醒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作品，也占了不少重要的篇幅。例如《同胞苦》、《寶刀歌》等許多作品，都閃爍着犀利的鋒鏟，燃燒着仇恨的烈火。在《普告同胞檄稿》中，則更勾勒了清廷的腐朽面目并直抉其反動本質：

財政則斂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侈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則漢人盡遭剝削。……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

——《普告同胞檄稿》

由於清朝的腐朽反動統治只有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能苟延殘喘，因此它就堅決執行着『防家賊媚異

族『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反動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首先推翻清朝的反動統治，這是當時革命者的一致看法，也是秋瑾一生奮鬥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她的著作中有深刻的反映（如《光復軍起義檄稿》），並且付諸革命實踐，爲了挽救祖國，爲了推翻清朝反動政權，秋瑾貢獻了她的寶貴的年青生命。

在秋瑾著作中，第二個最突出的內容，是她對婦女解放事業的宣傳和實踐。未完稿的《精衛石》彈詞，以現身說法的精神宣佈了她的婦女解放運動的主張，也是她爲宣傳這一主張而寫的通俗性的文藝作品。

隨着自己遭受買賣婚姻和封建家庭的嚴重迫害，隨着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她深刻體會到廣大的中國婦女所受的無窮痛苦，是和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密切聯繫着的。要擺脫這種『十八層地獄』的生活，必須堅決地和腐朽的社會決裂，和封建的家庭決裂，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道，才能獲得自身的解放；這是她自己走過的道路，也是廣大婦女應走的道路。她在《中國女報發刊辭》裏說：

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爲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

她還進一步認爲婦女的解放鬥爭必須和當前的革命鬥爭相結合，爲了革命事業和男子並肩作戰。她在《精衛石》裏這樣寫道：

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人權天賦原無別，男女還須一例擔。……男和女同心協力方為美，四萬萬男女無分彼此焉，喚醒痴聲光睡國，和衷共濟勿畏難。

這在當時是極為光輝的進步思想。

在指出婦女解放的政治方向的同時，她又着重指出了婦女的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的重要。她說：

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又沒有本事，一生榮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諸般苦惱，也就無可奈何，……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術呢？

——《敬告姊妹們》

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羣不可。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爲了爭取婦女的人格獨立、精神解放，她強烈反對封建買賣婚姻、依賴男子的寄生思想、纏足的惡習、束縛婦女的三綱五常、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婦女的思想行爲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她重組了最早的婦女團體『共愛會』，創辦了早期的婦女刊物之一的《中國女報》，更重要的是她通過革命實踐把自己樹立爲一面我國婦女解放的旗幟。郭沫若同志在《秋瑾史跡》序言中說：她『不僅爲民族解放運動，並爲婦女解放運動，樹立了一個先覺者的典型』。這是頗有識見的意見。

自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秋瑾並不是沒有受到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的。她那短暫的革命生活史，使

她還來不及進一步發展自己的思想和認識，她對不少問題存在片面的甚至錯誤的看法。

首先，她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是認識不足的。我們在她的著作裏，很難發現她對帝國主義的正面指斥，而總是認為外來的侵略是由於中國政治腐敗、人民愚昧，因而引狼入室招致外患，似乎其罪不在列強侵略而在國內落後。這，一方面由於辛丑和約以後，帝國主義者暫時放鬆了武力侵略，採取了比較隱蔽的經濟、政治、文化侵略的形式，因而模糊了一些人的認識；而最主要的則是由於當時革命者的那些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是從歐美資產階級啓蒙時代借來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人類的理想樂園，看不到也不願看到這個時期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整個資產階級已經腐朽而反動，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實踐和那些啓蒙時期的美妙口號與理想有着多大的距離。所以即使像秋瑾這樣，雖然在日本留過學，親自看到過日俄之間的帝國主義分贓戰爭，也看到過日本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但她還是熱情地歌頌了日本的軍國主義行為（參看《警告我同胞》、《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等詩文），無原則地贊美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參看《我羨歐美人民啊》，認為是唯一的學習榜樣，因而她就不能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和反帝鬥爭的重要意義。在這一點上，特別表現在她對義和團起義的錯誤看法上。她在《精衛石》裏這樣寫着：

試問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幾會見有個神仙佛救人？昔年甚麼紅燈照，聖母原來妓扮成；甚麼師兄甚麼法，反被那洋人殺得沒頭奔。……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